

浅婚

QIAN HUN

周海亮 著

平安渡过浅婚期，
才能走到幸福金婚



团结出版社

浅婚

QIAN HUN

周海亮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浅婚 / 周海亮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126-1751-3

I. ①浅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72873号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www.tjpress.com 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	710mm × 980mm 1/16
字 数	320千字
印 张	21
版 次	2013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	ISBN 978-7-5126-1751-3/I.772
定 价	29.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 1	在雨夜，两个身体	001
Chapter 2	爱情面前，人人平等	015
Chapter 3	有些东西，不能碰	035
Chapter 4	静数秋天，又误心期到下弦	055
Chapter 5	对酒不觉暝，落花盈我衣	079
Chapter 6	我爱你，与你无关	109
Chapter 7	偷偷摸摸，战战兢兢	135
Chapter 8	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西风悲画扇	155

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 9	云未散，月如钩	179
Chapter 10	落花舞，不胜秋凉	193
Chapter 11	婚姻之翼，飞向何方	227
Chapter 12	人间繁华，旋转木马	257
Chapter 13	既然异梦，何苦同床	279
Chapter 14	明天的豆浆，记得加糖	295
Chapter 15	顷刻间，地久天长	313



Chapter 1 在雨夜，两个身体

或许从楚墨再一次出现，她就注定要把身体交付给他吧？她得为几年以前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，为几年以前母亲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，更何况，她知道，她内心的那团火并没有彻底熄灭。三两点火星，楚墨添一把柴，那团火便燃起来了，越烧越旺，越烧越旺……

1

念蓉的生活是被一张房卡打乱的。

夜里她一直在书房看稿子。厚厚一摞打印稿，她需要在睡觉以前看完。天气闷热，大雨倾盆，念蓉起身，去阳台关好窗子。楚墨还没有回来，两个小时以前她给楚墨打电话，楚墨说他正在与朋友吃饭。电话里声音嘈杂，隔着电话念蓉也能闻到浓重的酒精气味。念蓉问他：“要不要我过去帮你把车开回来？”楚墨大着舌头说：“我不开车，我飞回去。”

半个小时以前，念蓉再一次给楚墨打去电话，楚墨告诉她，他们还在吃饭。电话那边出奇地安静，楚墨的喘息若隐若现，念蓉的心里，突然不安起来。她看一眼窗外，雨如注，灰黄的夜景开始扭曲。

念蓉怕雨夜，怕闪电，怕雷声。从小就怕，现在也怕。热恋时楚墨就知道。那时候，每至雨夜，楚墨都会陪着她。有一次他出差在外，便用一个长长的电话陪伴念蓉。他在电话里给念蓉讲了4个小时的故事，直到把电话打成烙铁。念蓉告诉他雨停了，雨真的停了，他不信，仍然不挂电话。那夜里，楚墨变成一个可爱的饶舌的妇人。后来他们有了儿子，念蓉对楚墨说：“我不能再怕打雷打闪了。”楚墨说：“就是。自然现象而已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念蓉就不高兴了。她说她不怕，并非真的不怕，而是因为她从此有了责任。蟑螂还只是小昆虫呢，你楚墨见了不也脸色煞白，呼吸困难？

楚墨回来时，念蓉刚好看完最后一篇稿子。她瞅一眼石英钟，凌晨3点。看来楚墨的确喝了不少，他在客厅里划着圈儿，问念蓉：“咱家洗手间在哪儿？”念蓉扶他去洗手间，他坐上马桶，命令念蓉：“开车。”念蓉苦笑。“怎么喝成这样呢？”她说，“别人不管你，怎么莫高也不送你回来？”

念蓉扶楚墨上床，楚墨很快打起呼噜。沙发上堆着他脱下来的衣服，客厅里一

股难闻的酒精气息。念蓉洗完澡，上床，却睡不着。雨似乎停了，一滴雨水落到窗外的空调冷却机上，地动天惊。

念蓉起身，将楚墨的衣服收拾起来。睡不着的时候，她喜欢做些家务。做家务并不能助眠，却能让难熬的时间爬得快一些。念蓉近来常常失眠，半烟说：睡不着的女人，必心怀鬼胎。

念蓉从楚墨的口袋里往外掏东西。钱包、香烟、钥匙、名片夹、餐巾纸……钥匙和名片夹本该装在公文包里，餐巾纸本该扔在酒店的垃圾筒里，看来楚墨的确喝到神志不清。然后，念蓉的手里，便出现了那张房卡。起初她不过将它当成一张扑克牌，顺手一扔，房卡落进屋角的小垃圾筒。她将楚墨的衣服抱进洗手间，塞进洗衣机，加洗衣粉，打开电源，定时，启动，滚筒转起来了，泡沫四溢。她回到客厅，目光再一次落上垃圾筒。她看到那张“扑克牌”上写着5个字：山水大酒店。

她愣住。心跳加速。

——很显然它代表了一个房间。房间里有电视，有沙发，有空调，有厚厚的窗帘和一张舒适的大床。也许还有音乐、烛光、巨大的橡木浴缸、漂着玫瑰花瓣的洗澡水、两个纠缠在一起的身体……

念蓉将房卡拿到书房，台灯下翻来覆去看。房卡泛出暗红的颜色，如同女人漂亮的乳晕。突然念蓉感觉胸口发闷，呼吸急促，她站起来，打开窗子，将头探出窗外。雨彻底停了，但此时，念蓉的心里，电闪雷鸣。

重新回到客厅，念蓉将房卡塞进楚墨的钱包。钱包里，她和楚墨的脑袋靠在一起，笑得灿烂。

2

念蓉发誓她并不想追查这件事情。并非她不在意，而是她认为，有时候，在某些事情上追查到底，不仅是自讨没趣、自讨苦吃，甚至是自我虐待。

可她还是去了。

她想把楚墨喊起来吃早饭，楚墨却睡得像一头死猪。她用手轻轻拍拍楚墨的脸，唤他：“吃完早饭再睡？”楚墨翻一个身，含糊不清地嘟囔一句什么，眼皮都没动一下。念蓉独自吃完早饭，把食盐当成白糖搅进了牛奶。去书房，将一沓稿子塞进文件夹，稿子散落一地，忙弯腰去捡，一句话如沙子般硌进她的眼睛：“每个女人都有两个版本——精装本和平装本。精装本是给别的男人看的，平装本是给自己的

丈夫看的。婚姻中的男人只看到妻子的平装本和别的女人的精装本——这就是婚外恋的起因和动机。”她瞟一眼作者：牧川。

下楼，发动车子，左拐，右拐，再左拐，车子驶上公路。假如车子一路往前，四十分钟以后，念蓉将到达杂志社。可是当她走到第二个十字路口，当红灯灭，绿灯亮，鬼使神差般，念蓉打一下方向盘。车子驶上另一条马路，一栋很有名的建筑等在那里：山水大酒店。

念蓉被自己的举动吓了一跳。

将车子泊在停车场，念蓉走进酒店大堂。她弄不清自己到底想干什么，她只知道此时，两条腿似乎完全不再属于自己。电梯在12层停下，念蓉走出去，脚踩上厚厚的地毯，两腿软得抬不起来。她记得房卡上的号码——1210，那代表着一个封闭并且私密的空间：厚厚的窗帘，舒适的大床，漂着玫瑰花瓣的洗澡水，两个纠缠在一起的身体……

后来念蓉想，她之所以来到酒店，也许只为给自己一个虚假的安慰。楚墨回家的时间是凌晨3点，现在的时间是清晨7点，4个小时里，纵是一个凌乱的足球场，也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更何况，似乎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在她的情人离开自己四个小时以后，仍然傻乎乎地守着一张大床。

速战速决才是偷情的精髓吧？

念蓉摁响门铃，里面没有动静。念蓉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里面仍然没有动静。念蓉长舒一口气，转身，往回走。她走出约十几米，身后传来“嘎吱”一声，回头，房间的木门被推开一隙，一个女人的半个身子从门缝里探出。女人眯着猫般的眼睛看看念蓉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然后，门被轻轻关上，念蓉被冻在那里。

那张脸让念蓉几乎崩溃。

她认识她。尽管她头一次见到她。

至少有十多分钟的时间，念蓉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她既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酒店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将车子开上公路的。当终于回过神来，她发现，她的两条腿和两只手，都在抖个不停。

走进陆清浅的办公室，才发现稿子忘在了车上。忙下楼去取，再回来，陆清浅看着她的脸，问：“昨晚没睡好？”

念蓉将稿子放到桌上，说：“还好。”转身就要往外走。

陆清浅问：“哪三篇？”

念蓉折回来，翻动着稿子。“妖精的这篇……牧川的这篇……还有这篇。”

“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”陆清浅盯住她的眼睛，说，“如果太累的话，不妨先回家休息。等我看完这些稿子，给你去个电话。”

“真的没事。”念蓉笑笑说，“我去工作了。”

《深爱》杂志社租用了市妇联的四间办公室，陆清浅一间，念蓉和半烟一间，水湄和幼仪一间，紫苏和江雨霏一间。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老建筑，不仅房间很小，隔音也很差，念蓉常常听到水湄和幼仪在隔壁高声谈论着“LV”包、“毕扬”香水和“奔驰600”。

“你怎么回事？”半烟被念蓉吓了一跳，“怎么跟个熊猫似的？”

“没睡好。”念蓉笑笑说。

“每天都要和楚墨‘复习功课’？”半烟说，“那也得抽空睡一会儿啊。”

换在以前，念蓉肯定会在半烟的胳膊上狠狠地掐一下，但今天，她只是笑笑，坐下来，打开电脑。半烟为她冲一杯咖啡，又盯着她的脸研究半天：“和楚墨吵架了？”

念蓉再笑笑。

“那天我肯定没有看错。”半烟一边为自己冲着咖啡，一边说，“别人我或许能看错，楚墨我能看错？扒皮认识骨头。”

念蓉有些头痛。半个月以前，半烟告诉念蓉，她在街上看见楚墨了。楚墨与一个女人走在一起，那个女人长得不如念蓉漂亮。念蓉对她说，这样的事情不必汇报。“难道我从没有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？”半烟说：“你再嘴硬，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”

那天晚饭时，念蓉装作不经意问起此事，楚墨说：“一个客户，开保健品商店的，叫田小甜，想做个户外广告。”楚墨的回答不假思索，干净利索，毫无破绽。念蓉笑笑，说：“你多吃点木耳。”

一整天，念蓉心神不宁。那个女人的脸在她面前晃来晃去，又顽强地钻进她的脑子，撕扯她的神经。一天里陆清浅过来三次，一次让念蓉将那三篇稿子排出次序，一次问半烟的插图画好了没有，一次问念蓉和半烟还有没有茶叶。半烟冲念蓉笑道：“他不放心你呢。”

下班前陆清浅叫她过去，确定了三篇稿子的版面位置，又对她说：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念蓉说：“不用了。”陆清浅说：“不是特意的。正好去找一个朋友喝杯茶，顺路。”念蓉说：“真不用了。”陆清浅说：“你这种状态，最好别开车。”他有些过分的关心终于让念蓉有了抵触，板起脸问他：“我什么状态？”陆清浅说：“我怀疑你昨天晚上几秒钟都没有睡着。”念蓉一边往外走一边赌气道：“我睡着觉也能开车。”

陆清浅送念蓉下楼，如同一个跟班。念蓉发动车子，挂倒挡，车子熄火。重新发动车子，再挂倒挡，车子再一次熄火。窗外的陆清浅敲敲玻璃，念蓉打开车门，

陆清浅轻轻拽她出来。“还是我来开吧。”他说，“看来你在驾校并没有毕业。”念蓉坐好，陆清浅发动车子，挂倒挡，车子第三次熄火。陆清浅瞅瞅身边的念蓉，耸耸肩。“看来咱俩都是驾校除名，自学成才。”

3

回到家，楚墨已经做好了晚饭。油焖大虾、蜜汁苦瓜、海带排骨、莴笋木耳、紫菜鸡蛋汤，一瓶红葡萄酒摆在餐桌一角。念蓉问他：“忙了多长时间？”楚墨说：“一个下午。”念蓉说：“今天不是咱俩的生日吧？”楚墨在围裙上擦擦手，说：“都是你喜欢的菜。知道你昨晚没有睡好，烧几道好菜给亲爱的补补。”

“你也知道我昨晚没有睡好？”

“当然……”

“我为什么没有睡好？”

“我回来得太晚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电闪雷鸣的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你近来常常失眠。我想你是工作压力太大了。快吃饭吧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没有了吧？快吃饭吧！”

念蓉坐下来，拾起筷子。尽管她不再追问，尽管楚墨的回答仍然干净利索，但念蓉能够感觉他有些招架不住了。老实说楚墨的菜烧得色香味俱全，念蓉曾经在半烟面前吹嘘说，楚墨完全可以去酒店当大厨。然而今天，她把“色香味俱全”的菜吃得味同嚼蜡。

“不喝一杯？”楚墨冲念蓉晃晃酒瓶。

“怕喝醉了。”念蓉话中有话。

“少喝点。”楚墨坚持着，“每人一杯。”

“不喝。”

“喝一杯吧。”楚墨不识时务，“有助睡眠。”

“我说了不喝。”念蓉“啪”的将筷子拍上餐桌。

楚墨无趣地将酒瓶放下。“那就不喝。”

念蓉吃得很少，这让楚墨的四菜一汤基本保持着装盘时的模样。念蓉离开餐桌，

去卧室，打开抽屉，准确地抽出一本影集。那是很久以前的影集，里面放着很多楚墨大学时的照片。念蓉翻动影集，很快找到其中一张。照片上，四个年轻人手拉着手，身后，四辆并排的单车。

楚墨跟进来，说：“你吃得不多……娘子翻影集干什么？”

念蓉盯着照片，说：“想多年以前的你了。”

楚墨说：“傻帽儿青年一个，有什么好想的？”

念蓉说：“傻帽儿才代表纯真。”

楚墨“嘿嘿”笑。

念蓉说：“你好像告诉过我，这是你们大学暑假时的照片。”

楚墨说：“确切说是大三暑假，当时我们本想一直骑行到西藏，哪想还没骑到市郊，便有人扛不住了。”

“谁扛不住了？”

“当然是我。”楚墨走过来，想把影集合上。

“这个女孩叫什么来着？”念蓉躲闪着楚墨，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女孩。

“我告诉过你。”

“我记不清了。”

“静秋。”

“你确定她叫静秋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不叫田小甜？”

“田小甜？”楚墨有些汗如雨下了，“她叫静秋，我的大学同学。”

“还是你的初恋情人。”

“可是后来她把我甩了，我成了淘汰品，还好被你收留。”楚墨转过身，说，“我跟你说过好几次的。我先去收拾碗筷。”

念蓉盯着那个叫做静秋的姑娘。似乎，现在的静秋更漂亮一些。照片上的静秋虽然青春靓丽，却又瘦又黑。清晨的静秋却丰腴秀美。即使只是远远一瞥，念蓉也能从她晨起的慵懒之中，看到她的优雅、安静与迷人。如果说大学时候的静秋是尚未成熟的酸涩的李子，那么现在的静秋，已经变成多汁的熟透水蜜桃。

多汁的熟透水蜜桃对楚墨这个年龄的男人有着致命的杀伤力。更何况是楚墨曾经弄丢的水蜜桃。

再捡回来，便放不下了吧？

念蓉将影集收起，走进客厅，打开收音机。楚墨还在厨房里刷碗，清洗剂涂抹得到处都是。收音机里传来思蓉的声音，念蓉对楚墨说：“等一会儿再刷吧。先听

我姐的节目。”

“音量调大点，我边干边听。”楚墨说。

楚墨在狭小的空间里艰难地躲避着念蓉。内心有鬼或者内心有愧已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，他的确在躲着念蓉。楚墨出轨几近事实，念蓉听到一种东西被打碎的声音。

“古代婚姻形式对女子很不公平。”收音机里，思蓉的声音不紧不慢，“那时叫做‘掠夺婚’或者‘匪婚’——汉代的《白虎通义·嫁娶篇》中说：‘婚姻者，何谓也？昏时行礼，故谓之婚也。’古人为什么要在昏暗之中娶妻呢？只因为那时的男子并未征得女子及其亲属的同意，或者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‘征得同意’、‘两情相悦’这样的意识。只要他们看上某个女子，便会采用掠夺的方式强娶，而掠夺女子只有在昏暗的黑夜才容易得手，所以便有了‘婚’之说……”

是一档叫做“古今围城”的节目，每周五期，每期两个小时。思蓉会在节目里与听众分享、探讨有关爱情和婚姻的任何话题，比如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，古今中外的爱情名言，古今中外的婚姻观点，古今中外的婚姻形式，等等。当然，这档节目最主要的任务是接听听众电话，为他们所遇到的爱情和婚姻问题出谋划策。电话内容千奇百怪，比如今天，电话里的男人伤心欲绝。

“我们分手了，我提出来的，我心如刀绞哇！”男人说，“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可是您为什么要与她分手？”思蓉的声音，充满了“母性的光辉”，“您应该先找出分手的理由，然后再去想这个理由是否成立，是否值得。并且，您能确定您还会遇到比她更好的女人吗？”

“你误会了。”男人说，“他不是女人，他是男人。英俊，潇洒，风流倜傥。我把他甩了，我心如刀绞哇！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念蓉冲楚墨笑笑，说：“也许我们该救救场子。”

楚墨说：“同意高见。”

念蓉把电话打通，然后擎着电话，等着。她盯着楚墨，楚墨还在往盘子上挤清洗剂。念蓉笑了，说：“楚墨，你要把一瓶清洗剂都用光吗？”

念蓉想起一句话：所谓厌倦，就是一个人吃完盘子里的食物以后，对盘子的感情。

假如她是一道菜，无论如何色香味美，也终有被楚墨吃完的时候。到那时，她就会变成沾满油污的盘子。

之前，楚墨最不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刷盘子。

电话被导播接进去，思蓉的声音响起来，“您好。”

“您好。”念蓉拿着电话，站起来，走进厨房。“我怀疑我老公有了外遇，我

想请教您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正在卖力地刷着盘子的楚墨被吓了一跳，一边低声说“别跟你姐开这种玩笑”，一边想抢过电话。念蓉退着，躲闪着，盯着楚墨，眼珠瞪得比眼眶还大。

那边停顿一下。很显然思蓉辨出了念蓉的声音。“听声音你应该比我小，我就叫你妹妹吧。”思蓉的声音似乎有些抖，“妹妹，首先你只是怀疑，而不是事实。怀疑有两种可能：其一，他真的有了外遇——或在清醒的时候，或在不清醒的时候，或策划良久，或突如其来，或两情相悦，或逢场作戏；其二，这只是你的假想。其实据我所知，很多婚姻内的‘出轨’事件，都是夫妻单方面的假想。或者说，它是虚构的，不存在的。这时候，很多人便自以为是地充当了感情世界的稻草人。但其实呢？根本没有偷吃的麻雀。”

念蓉攥着电话，不出声，她想听姐姐接下来还能说些什么。

“其实，就算真的有了外遇，只要夫妻间还有真爱，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？”思蓉接着说，“婚姻的基础当然是爱与忠诚，但有时候，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与环境，在某些瞬间，爱与忠诚，也许可以分开。虽然我们并不鼓励这种忠诚与爱的分开，但事实是，这世界真的存在，并且很多，否则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美满的家庭。比如你万一出轨的丈夫，也许他只是经受了一次难以抗拒的诱惑，也许他只是个没有玩够的小男孩，骨子里，仍然向往着婚前的那种自由。其实婚姻是什么呢？婚姻就是给自由穿上了一件棉衣，虽然活动不便，但会非常暖和……所以妹妹，你可以试着与他沟通……夫妻间最难的是沟通，最容易的，也是沟通……”

楚墨终于刷完了盘子，走过来。这次他没有试图抢下电话，而是静静地站在念蓉对面，示意念蓉将电话挂断。念蓉也觉得玩得差不多了，冲思蓉说声“谢谢”，放下电话。

“干什么呢？”楚墨说，“别吓坏了你姐。”

“刚才不是说救场子吗？”念蓉笑着说，“那个男人心如刀绞，让我也试试心如刀绞。”

有人敲门，楚墨去开，楼上陈老太太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。老太太捧一个大汤盆，对楚墨说：“晚上熬了银耳粥，吃不了，送些给你们。楚墨你烟抽得太凶，得经常清清肺。”

楚墨接过粥，说：“阿姨进来坐。”

陈老太太进屋，对念蓉说：“你也得常吃点银耳粥。”

念蓉说：“我又不抽烟。”

陈老太太说：“二手烟更厉害。熬银耳粥很简单的。哪天没事，我来教你。”说着话，目光在念蓉的脸上瞟过来瞟过去。

念蓉问她：“我脸上有银耳粥？”

陈老太太说：“念蓉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就知道除了银耳粥，您肯定还有别的事情。”念蓉笑着说，“刚才您听我姐的节目了吧！那个喋喋不休的男人‘心如刀绞’，我和楚墨替我姐救场子呢！”

“只是救场子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陈老太太长舒一口气，坐下来，开始责怪念蓉和楚墨。她说你们开玩笑可以，但千万得有个度，万一影响到思蓉的节目，就不好了。“谁听到这样的事都紧张。”陈老太太说，“别说你姐，连老丙都坐不住了，非要我捧盆银耳粥过来看看。”

老丙是她的老伴，楚墨和念蓉习惯称他陈老先生。老先生和老太太住在九楼，没事喜欢在小区里打太极拳，打羽毛球，踢毽子，抖空竹，身体硬朗得就像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和小伙子。远亲不如近邻，三年前儿子盈衣出生，老太太几乎每天陪在念蓉身边，烧饭，洗衣服，跑超市，讲年轻时与老丙的那些往事。对陈老太太和陈老先生，念蓉充满感恩。甚至，她早将两位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父母。

临走以前，陈老太太握着念蓉的手说：“我猜思蓉一会儿肯定要来。这样的玩笑，谁听了都肝颤。”

老太太猜得没错，她刚刚走，思蓉和思远就到。与老太太不同的是，思蓉并没有旁敲侧击，而是直奔主题。念蓉说：“我与楚墨有些无聊，正好替你救救场子。”思蓉问楚墨：“这是谁的主意？”楚墨说：“当然是亲爱的念蓉。”思蓉说：“救场子也不必说自己的老公在外遇啊！你可以说……”

“我可以说是我有了外遇，我心如刀绞……”念蓉说，“请主播思蓉指点迷津。”

“没个正形。”思蓉说，“我和你姐夫还真以为你们出了什么事情，下节目就一起跑过来，饭都没顾上吃。家里有吃的没有？”

“陈阿姨刚刚送过来的银耳粥，还有我们吃剩的四菜一汤。”楚墨说，“如果你不嫌弃，我去帮你热热。”

“别麻烦楚墨了。”思蓉吩咐思远，“你去吧。”

思远就钻进厨房，与楚墨嘀嘀咕咕，两个男人发出一阵怪笑。思蓉问他们：“嘀咕什么呢？”思远从厨房里探出脑袋，说：“我在向楚墨请教韭菜炒鸡蛋的做法。”思蓉说：“韭菜炒鸡蛋很可笑？”思远的脑袋刚刚缩回厨房，思蓉就听到他极力压抑的“哧哧”的笑声。思蓉问念蓉：“韭菜炒鸡蛋怎么让两个男人笑成这样？”念蓉说：“壮阳呗。”思蓉撇撇嘴，说：“那也不至于笑得嘴巴咧到耳朵后面啊！”

即使在晚上，思蓉的嘴唇也红得灿烂。

思蓉不太喜欢眉笔、眼影等化妆品，却对口红情有独钟。有一次念蓉在她的抽

屉里发现至少三十支口红，口红们排列整齐，如同挤满抽屉的妖艳的士兵。这也算怪癖吧？电台的直播间里并没有摄像机，她抹再漂亮再动人的口红，也不会有人看见。

“刚才真把我吓坏了。”思蓉说，“导播小强说，我的脸都吓白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念蓉说，“就算是真的，也是楚墨出轨，而不是姐夫出轨。”

“我是不放心你。”思蓉说，“从小就小心眼，有什么事又都在心里憋着，从不肯告诉我和妈。楚墨真要出什么话，还不把你气炸了？”

“真出什么事也不怕。”念蓉学着思蓉的声音说，“我可以试着与他沟通。夫妻间最难的是沟通，最容易的，也是沟通……”

“去你的。”思蓉在她的肩膀上，轻轻砸下一拳。

思远将饭端出来，思蓉一边吃一边跟念蓉聊些不咸不淡的话题。思远坐在沙发上翻一本过期的《深爱》杂志，却每隔一会儿就要抬头看一眼思蓉，眸子里柔情似水。

——就算这世上所有的男人都会背叛自己的爱人，思远也不会。他综合了好男人的所有优点，除了还可以再帅些。这是两姐妹对思远高度一致的评价。

思蓉和思远走后，楚墨重新扎进厨房。这次他要为念蓉榨一杯西瓜汁，他说天太热，喝杯西瓜汁去暑。念蓉不理他，去浴室洗好澡，出来，楚墨已经将两杯西瓜汁榨好。

“我想你误会我了。”他将一杯西瓜汁递给念蓉，“你肯定在我的口袋里发现了房卡，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事。”

念蓉往杯子里插一根吸管。

“是这样。昨天我和静秋，都喝得有点多。饭后本想打个车送静秋回家，可是等了很久，也没有出租车。陪她走了一会儿，雨又下起来，越下越大。那时我们正好走到山水大酒店，就进去避了一会儿雨。雨总是不停，静秋喝得太多，吐了一地，又睡着了，我和服务生都喊不醒她。没办法只好开了个房间，让她在那里休息一会儿。把她安顿好，我马不停蹄……”

念蓉喝着西瓜汁，不说话。

“开始没打算叫她。可是饭桌上有个朋友想做茶馆生意，正好我知道静秋想将茶馆转出去。给她打电话，她就来了。”

西瓜汁已经喝完，念蓉将吸管吸得“滋滋”直响。

“见到静秋，很偶然。前些日子和楚歌去一家茶馆喝茶，竟然见到她。茶馆是她和她老公的，已经开了两年多。一直没告诉你，是怕你多想。再说，有什么可告诉你的呢？静秋现在只是我的朋友，我总不能每交一个朋友，都要向娘子汇报吧？静秋是我的初恋，这不假，可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当初再旺的一团火，也早熄灭了。昨天晚上，真的没打算叫她。楚歌和莫高都在，你不相信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给

他们打个电话……”

“我信。”念蓉将空杯放上桌子，站起来。

“我知道你不信。”楚墨说，“换成我，我也不信。深更半夜的，一男一女喝醉了，去酒店开房……”

“可是我信了。”念蓉走进卧室，踢掉拖鞋。

楚墨不说话了。似乎念蓉的态度跟大吵大闹没有任何区别。悄无声息的吵闹，风声鹤唳的和谐，柔声细语的惩罚。现在，娇小的念蓉看上去“居高临下”。

楚墨跟进卧室，念蓉已经躺下。楚墨替她关掉台灯，紧挨着她躺下，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楚墨支起身子，看看念蓉，伸出手，轻轻抚摸念蓉的肩膀，念蓉转过身去，给楚墨一个冷脊梁。楚墨俯下身体，亲吻念蓉的肩膀和后背，念蓉既不躲闪，也不迎合，冷淡得就像一条冬日的鳗鱼。楚墨的嘴唇沿着念蓉的腰畔往下滑动，终吻上念蓉的脚踝。黑暗里的念蓉将脚抽开，说：“还想不想让我睡觉了？”声音里竟有几丝厌恶。楚墨僵住了，嘴唇却仍然保持着亲吻的姿势，黑暗里，要多可笑有多可笑。他叹一口气，老老实实地躺下，双手抱紧抱枕。

其实最后一刻，念蓉几乎动摇。她非常希望楚墨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可是细想来，每一个字又都那般可疑。即将睡着的时候，念蓉想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她也许有些太过分了。当然不是对楚墨过分，而是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过分。就算楚墨真的在外面招惹女人，错只在楚墨，或者只在那个被楚墨招惹的叫做静秋的女人，跟姐姐与姐夫有什么关系呢？跟陈老先生与陈老太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犯得着往电台打电话？她有什么资格让毫不相干的人跟她担惊受怕？

似乎太过自我了，又似乎有些矫情。

半夜里，念蓉被她的梦吓醒。梦里的静秋忽而变得花枝招展，忽而变得凶神恶煞。静秋点燃一团烈火，冲楚墨招招手，楚墨便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。她看到楚墨开始燃烧，皮肤爆裂，表情扭曲……

醒来汗湿全身。月亮爬起来，月光下，身边的楚墨，大睁着两眼。

4

楚墨想送念蓉上班，却被念蓉拒绝。“前天晚上我没有睡好，昨天晚上你没有睡好，你应该多睡一会儿。”说完念蓉就后悔了。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纠缠不休。

因为纠缠不休没有任何意义。因为她已经决定给楚墨一次机会。

楚墨的确没有睡好。在经过一整天胆战心惊的煎熬以后，他开始后悔。他说的